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十六世纪的 无信仰问题

〔法〕吕西安·费弗尔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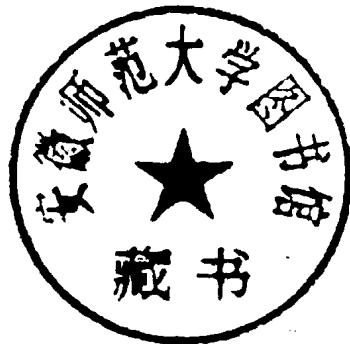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

— 拉伯雷的宗教

〔法〕吕西安·费弗尔 著

闫素伟 译



商務印書館

2012年·北京

Lucien Febvre

Le Problème de l'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

La Religion de Rabelais

根据法国阿尔班·米歇尔(Albin Michel)出版公司 2003 年版翻译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出 版 说 明

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。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,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,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。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,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。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,为学人所熟知,毋需赘述。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,难见系统,汇编为丛书,才能相得益彰,蔚为大观,既便于研读查考,又利于文化积累。为此,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,至 2010 年已先后分十一辑印行名著 460 种。现继续编印第十二辑。到 2011 年底出版至 500 种。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。希望海内外读书界、著译界给我们批评、建议,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0 年 6 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言 集体心理及个人理性..... | 1 |
| 引言 | 26 |

第一部分 拉伯雷是不是无神论者？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卷首语 问题及方法 | 39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第一卷 同时代人的见证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好伙伴 | 49 |
| 1 同学 | 50 |
| 2 图阿斯奈的见证:让·维萨吉耶 | 63 |
| 3 维萨吉耶,波旁,多莱 | 78 |
| 4 吕西安的追随者艾田·多莱 | 90 |
| 5 拉伯雷,拉伯拉和谢斯诺 | 105 |
| 6 从拉贝鲁斯到夏里德姆斯 | 111 |
| 7 朱尔-恺撒·斯卡利吉和拉伯雷 | 126 |
| 8 结论:关于拉伯雷的传说 | 148 |
| 第二章 神学家和宗教问题辩论家 | 161 |
| 1 加尔文的一封信 | 16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 吉约姆·波斯戴尔的想象 | 168 |
| 3 索邦神学院的判决(1543年) | 190 |
| 4 拉伯雷是尼哥底母的仿效者? | 195 |
| 5 疯子普代伯和《丑闻》(1549年) | 197 |
| 6 16世纪指责某人不信宗教意味着什么? | 201 |
| 结论 见证与思想方式..... | 221 |

第二卷 愤慨与怨恨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拉伯雷的恶作剧 | 229 |
| 1 教士们的玩笑 | 231 |
| 2 德廉美修道院没有教堂? | 236 |
| 3 卡冈都亚的出生 | 239 |
| 4 “爱是凡事相信” | 242 |
| 5 奥利金的胆量 | 245 |
| 6 拉伯雷与布道者 | 251 |
| 第二章 卡冈都亚的信以及灵魂的永生不死 | 256 |
| 1 一篇著名文章的意义 | 257 |
| 2 否认永恒的生命 | 264 |
| 3 16世纪的心理:灵魂 | 271 |
| 4 “完全死灭” | 281 |
| 5 拉伯雷的过错 | 288 |
| 6 一人与众人 | 294 |
| 第三章 哀庇斯特蒙的复活和奇迹 | 30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故事来自《福音书》还是《阿孟四子》? | 305 |
| 2 16世纪与奇迹 | 314 |
| 3 在“庞大固埃”之前提出的问题 | 320 |
| 4 拉伯雷的地狱 | 331 |

第二部分 信或者不信

第一卷 拉伯雷的基督教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巨人的信经 | 343 |
| 1 巨人的上帝：创世者与天命 | 345 |
| 2 上帝的无限威力与星相学家的决定论 | 354 |
| 3 话语和精神的宗教 | 358 |
| 4 宗教崇拜和祭司 | 361 |
| 5 真诚的反驳 | 364 |
| 6 拉伯雷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基督徒的品质？ | 366 |
| 7 巨人讲话时都引经据典，为什么？ | 376 |
| 第二章 拉伯雷，宗教改革和路德 | 382 |
| 1 1532年到1535年之间：什么是宗教改革派？ | 384 |
| 2 信经与标准：文字 | 388 |
| 3 用信仰释罪 | 391 |
| 4 由爱德形成的信仰 | 393 |
| 5 善行的问题 | 397 |
| 6 释罪，一个微妙的标准 | 403 |
| 7 拉伯雷与德国的那些事 | 40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8 拉伯雷作品中的路德之风 | 414 |
| 9 拉伯雷感受到了福音书,是通过谁感受的呢? | 419 |
| 第三章 拉伯雷,伊拉斯谟和基督的哲学 | 422 |
| 1 今天的伊拉斯谟 | 423 |
| 2 伊拉斯谟和拉伯雷 | 425 |
| 3 几处仿效的文字 | 428 |
| 4 伊拉斯谟的大胆,拉伯雷的大胆 | 431 |
| 5 谁是最大胆的? | 439 |
| 6 拉伯雷从何种程度上追随伊拉斯谟 | 446 |
| 7 巨人的宗教,伊拉斯谟的宗教 | 449 |
| 8 拉伯雷是彻头彻尾的伊拉斯谟信徒吗? | 452 |

第二卷 16世纪无宗教信仰的极限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宗教对生活的影响 | 459 |
| 1 私生活 | 461 |
| 2 职业生活 | 470 |
| 3 公众生活 | 474 |
| 4 先驱者的问题 | 479 |
| 第二章 不信教的基础是不是哲学? | 482 |
| 1 思想工具 | 483 |
| 2 两种思想 | 501 |
| 第三章 不信教的基础是科学? | 514 |
| 1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老神话 | 514 |
| 2 印刷术及其效果:道听途说 | 52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3 工具和科学语言的缺乏 | 524 |
| 4 漂浮的时间,静止的时间..... | 530 |
| 5 假设与现实:世界的体系..... | 538 |
| 6 哥白尼的观点 | 540 |
| 7 世界的体系,是确信还是恐惧? | 545 |
| 8 16世纪的怀疑 | 549 |
| 9 16世纪的真实 | 555 |
| 10 手工业的思想..... | 560 |
| 第四章 不信教的基础是神秘学? | 563 |
| 1 先驱者的世纪 | 563 |
| 2 气味、滋味和声音..... | 566 |
| 3 音乐 | 576 |
| 4 视觉的落后 | 580 |
| 5 对不可能的事物的意识 | 583 |
| 6 自然和超自然 | 588 |
| 7 到处是恶魔的宇宙 | 591 |
| 8 神秘主义和宗教 | 598 |
| | |
| 结论 一个愿意相信的世纪..... | 602 |
| | |
| 参考书目 | 614 |
| | |
| 致谢 | 663 |

序言 集体心理及个人理性

对 16 世纪的历史，谁也没有吕西安·费弗尔了解得清楚。这是他研究历史的出发点，也始终是他最偏爱的领域。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从研究弗朗什孔泰(Franche-Comté)的历史起家的。他利用掌握的第一手材料，从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当中掌握了方法，建立了学说。有了这些经验和思考，他便踏上了历史学家的征程。他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理解范围。与过去的人有关的一切事实，各种各样的事实——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哲学、科学——没有一项对他是陌生的，包括这些历史事件上演的场所^①。他是《法国百科全书》的主编，所以在今天的百科知识当中，使人感到费解的一切知识，都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。谁也没有像他那样，在如此高的程度上综合地思考历史，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大受启发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他以如此博大的精神研究 16 世纪的历史，这会对我们产生多么大的教益。

本书是《人类的演进》的第三卷；前面应当已经有过两卷。可是这一卷，内容和形式都与其他两卷不同。在这部集体创作的丛书开始出版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整个作品的统一和权威之处，一方

^① 《人类的演进》第四卷，“土地和历史，历史的地理引言”。

面在于这项出版计划要网罗所有说明性的重大问题，所有历史的固有因素；另一方面也在于作者知识和能力的统一，作者的水平要尽可能高，尽可能为人所承认。但我也说过，这部丛书的各卷本不会完全一样。在满足首要条件的情况下，每个作者都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特点、个人的研究方式，甚至是个人的天才。如果能请到米什莱(Michelet)作为丛书的作者，我会高兴地张开双臂欢迎他。

但是，我们请到了另一个米什莱，那就是费弗尔。他的条件更好，批判的精神更强，而且也是一个直观能力极强的人，却不会只为创造的天才所驱使。虽然作品风格独特、文笔生动，但在面对历史的史实时，费弗尔却非常谨慎(我在后面还会讲到这一点)。他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“避免最为严重的，最不可饶恕的罪孽，也就是在年代上犯错误”(第 15 页)。他想方设法避免这样的错误，也批评别人在这方面犯的错误。他经常以轻蔑的口吻这样说^①。虽然话没有明说，但这是整部作品都在反对的。^②

然而，避免在历史年代上犯错误，尊重史实的确定时间和空间，“理解并让别人理解”当时当地人表达“愿望、感觉、思想和信仰的方式”^③，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。“历史学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。而是孜孜以求的人。”(第 11 页)“涉及到历史事实时，我们永远没有绝对的信念……我们要孜孜以求。唯有理智可以烛照我们。”我们切不可简单化。我们要提防假设：“诱人的假设和经过

① 见于第 84 页，263 页，295 页，324 页，389 页，419 页。(此处所注页码均为法文原文页码，下同。——译者)

② 比如第 299 页，第 301 到 302 页。

③ 第 15 页，28 页，29 页。

证实的真理是两回事。”^①

作为历史学家，费弗尔既深爱着自己的科学，又深信知识之艰难；他是如何对待 16 世纪的呢？

首先是一个问题：如何设想 16 世纪对待宗教的态度？16 世纪的信仰及其信仰的斗争，在第 52 卷中专门进行了阐述。但是，这个世纪有没有无信仰？“整个世纪都要重新思考”，要重新找到这个世纪的“意义和精神”^②，意见是多种多样的，费弗尔说明了这一点。他是在分析颇有争议的拉伯雷(Rablais)时说明这一点的。他清点了各色各样的拉伯雷：传统的拉伯雷，历史学家笔下的拉伯雷，批评家眼中的拉伯雷。^③ 然而，他尤其注重阿贝尔·勒弗朗(Abel Lefranc)的论断，因为阿贝尔·勒弗朗的论断让他感到“震惊”，所以才写了这本书。阿贝尔·勒弗朗从 1532 年便把拉伯雷看成是一个“基督的死对头，一个战斗的无神论者”(第 26 页)，与吕西安(Lucien)是一丘之貉。拉伯雷“在反哲学和反宗教的道路上，比当代所有的作家走得都远”(第 218 页)。

所以，为了阐述这个棘手的问题，费弗尔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在拉伯雷身上。在研究“人类演变”的一套丛书当中，我们竟然同意让一个历史人物，成为整个一卷作品的“中心”，请读者不要对此感

^① 见于第 91 页，196 页，202 页，348 页。关于某些历史学家，某些时代，甚至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，见于 181 页，371 页，402 页，404 页，406 页，407 页。也许，他在这些道路上走得更远，比如他说：“大家通过默认，几乎一致地认为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办法，甚至没有理由研究现代思想的历史。”见于第 231 页的脚注。

^② 第 23 页；亦见于第 13 页，17 页，24 页。

^③ 见于第 18 页，24 页及 24 页以后的内容，71 页，78 页，95 页到 96 页，116 页，189 页。

到奇怪。这部作品是想进行解释。然而，解释当中就包含着对个人作用的研究。个人可以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，也可以是未来的开创者。而我们要知道的，便恰恰是拉伯雷从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世纪，又从何种程度上超前于他所处的世纪，甚至超越了他所处的世纪。

费弗尔佩服拉伯雷，说他是“当时最伟大的散文艺术家”，是“现代首屈一指的伟大小说家”，是“法国仅有的三四个真正有力度、有创新的作家之一”^①。但他所关注的并不是作家，而是处在当时环境中的人（第 17 页）。拉伯雷是不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？是不是从 1532 年开始，便“不再是基督徒”？在他嘲讽一切的笑声里，是否掩盖着“多少个世纪以来谁也不敢想象”的意图？这个标新立异的人，他当时真的独树一帜吗？问题一经这样提出，便的确涉及到了整个 16 世纪。

在提出问题和找到答案之间，要经过耐心而严格的调查。

以拉伯雷为个案进行考察，就像预审一个案子。要仔细地掂量一些人的证词，包括朋友的证词，也包括敌人的证词。

费弗尔开始先询问了当时的拉丁诗人。并证明，只是出于深深的蔑视，人们才认为一些讽刺短诗和各种文章是说拉伯雷的，或者只说到了拉伯雷身上一些无关紧要的滑稽之处^②。而很多真正写拉伯雷的文章都是对他很有利的，而且并没有提出宗教的问题^③。相反，好像卡冈都亚（Gargantua）、庞大固埃（Pantagruel）和帕尼

① 见于第 24 页，222 页；亦见于第 165 页，243 页，383 页。

② 见于第 60 页，67 页到 69 页，74 页，76 页，78 页到 79 页，89 页。

③ 第 92 到 93 页。

尔日(Panurge)很早就使拉伯雷成了传奇式的人物，是个“为葡萄酒大唱赞歌的人，是个神奇的酒鬼”^①。

然后是颇为雄辩的神学家们。神学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，争论中的各种说法也经过“尽可能严格的逻辑细细分析”(第 143 页)。分析的结果是，没有一个人证明拉伯雷的“无神论”是有根据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是 1550 年之前提出的，没有任何一种说法“出于自由的精神”，而且众说纷纭的人们“互相谩骂，互相谴责，却提不出什么好办法”(第 141 页)；更何况“无神论者”这个词的意思，在当时并不像今天这么明确：“你给它什么意思，它就是什么意思”，而且“各种派别的人在论战中互相指责对方时，是骂得最难听的话”^②。

后来又“到了询问拉伯雷自己的时候”(第 143 页)，也就是他的作品。费弗尔在入木三分的分析当中首先注意到，中世纪的信仰是绝对的，但在这绝对的信仰当中，在对待宗教的人和事上，人们还是比较随便的；在拉伯雷的小说中，时时会有一些“善意的玩笑”，一些“教会的狡黠”，“如果把这些当成是恶毒和阴险的攻击，那就不对了”^③。

一些关于灵魂不死和奇迹的文章，路易·图阿斯奈(Louis Thuasne)和阿贝尔·勒弗朗认为是对拉伯雷的攻击，而费弗尔却认为是为拉伯雷开脱。在这一点上，费弗尔再一次指出，中世纪和中世纪的神学对拉伯雷的灵魂观^④和小说，以及对奇迹具有持续

① 见于第 95 页到 96 页。

② 尤其见于第 125 页，从第 127 到 128 页，139 页，159 页。

③ 第 150 页，152 页，161 页。

④ 第 174 页，185 页。感性灵魂和心智灵魂之间的区别。

的影响,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奇妙的冒险^①。费弗尔说,在 1532 年,你可以“自称、自认为是基督徒,但又非常想让忠实的信徒们,让头脑简单的信徒们解除幼稚的恐惧和粗俗的迷信”。

这些结论是否定的。在 1532 年,拉伯雷“还不是宣布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人,还不是预示着旨在摧毁宗教的理性信念即将产生的超人的先驱”^②。从这些否定的结论出发,费弗尔进行了积极的研究:当时,拉伯雷对宗教的事物究竟是如何想的?巨人的信条又是什么?

谁提出这样的问题,谁首先就会不无惊奇地觉得,“在拉伯雷最早的作品当中,整页整页的内容都是《福音书》和《圣经》的语录和隐喻”(第 223 页)。正如伊拉斯谟的宗教一样,巨人的宗教(*la religion gigantale*)不是圣父和圣灵的宗教,而是圣子的宗教^③。巨人的宗教强调的是神的善意。人们通过祈祷所求助的,正是这种善意。在拉伯雷的小说中,“人们的祈祷宽广而庄严”(第 226 页)。他“一次又一次地援引、引证《福音书》,向别人推荐《福音书》,向《福音书》致敬,为《福音书》欢呼,而且他的口吻总是那么真诚、激动,总是那么庄重和热情洋溢”(第 232 页)。总之,宗教是一种内心的崇拜,首先是一种真诚的意识,与人的法律无关,与习俗相反,与教士和僧侣相对立。“救赎是每个人的事:这是很有现代特色的断言”^④。费弗尔引证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文章,那是宗教的

① 第 170 页到 171 页,第 217 页到 218 页。

② 第 221 页;亦见于第 68 页。

③ 卡冈都亚说:“上帝,那是我们的救星。”(第 277 页)

④ 见于第 236 页,277 页,289 页。

文章，是基督教的文章。“不过，那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呢？”（第 248 页）

是经过改革了的基督教吗？我们能够把拉伯雷看成是新教的教徒吗？在分析了赞成这一说法的人提出的证据之后，我们看到，将近 1532 年时，在拉伯雷还远没有“与一伙不信教的放浪小人为伍”之前，波斯戴尔（Postel）之类的人反而把他看作是“改革异端的支持者”^①。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，现在我们看到，年轻的拉伯雷怀着充满激情的好奇心，十分关注“德国的悲剧”。从 1530 年到 1538 年间，有些人既胆大妄为，又小心翼翼地试图探索一些新的道路。拉伯雷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。^② 一方面是路德派的气息，同时又有伊拉斯谟的影响：巨人的虔诚“更接近于没有过分的好奇心、经过自由地解释的伊拉斯谟的宗教；而不是经过改革的新教”。他那深刻的人文特征，他的热烈，他的和善，都让我们觉得他更像是路德，而不是伊拉斯谟。^③

但是，从 1532 年到 1538 年，后来又从 1543 年到 1548 年，“世界向前发展了”，而且发展得很快。拉伯雷也发生了变化。在《第三卷书》（*Tiers Livre*）和《第四卷书》（*Quart Livre*）中，他离宗教改革还远得很，他与“嘲笑教皇的人”，与“日内瓦的加尔文（Calvin）之流的骗子恶魔”和教皇的狂热信徒们都是死对头。但他仍然忠诚于《福音书》。宗教战争正在风雨欲来之际，不愿意忏悔的“老福音书派人士”早就预见到了战争的惨烈。他心中仍然保留着

① 第 115 页，121 页，134 页。

② 第 269 页，273 页，274 页，277 页。

③ 第 258 页，261 页，301 页。

年轻时的理想，也就是被他改造得更加人道的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（第305页）。所以才有一些人从别的角度看待拉伯雷。才有人指责他不信教，加尔文才宣布将他开除出教（第140页）。

通过这一简单的说明，我们可以知道费弗尔是以怎样系统而可靠的方式，了解拉伯雷那深刻的思想的。但是，这本书的内容极其丰富，让我们深入地了解拉伯雷的思想，只是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方面中的一个方面，只是其众多成就中的一个。

费弗尔在历史的长河里徜徉时，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阶层、各种各样的人物。我们一边思索，一边跟着费弗尔沿着这条河道而去。河道的走向是一定的，但经过的两边河岸却各不相同，两岸的景色却千变万化。

他一路见到了用拉丁文写作的诗人，那些“大学里的太阳神们”：他以生动的笔触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些“献上二行诗和长短诗的骑士们”^①。我们不知道最值得佩服的究竟是什么：是他学富五车，还是他轻松地旁征博引，透过一篇篇诗文中的假名字，他能知道指的是谁，说的是什么事。而诗人对人的态度是善变的，一会儿好得胜似一家人，一会儿又把人家当成了死对头，过不多久又好上了，全看他们一时的心情好坏，话怎样说对自己才有好处，或者他们的自尊心是受到了别人的抚慰还是伤害。他的分析入木三分，简直就是和法官的预审一样。不过，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分析，和法官对案件的分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^① 第32页及其以后的部分，第55页，63页，71—72页，77页，83页，99页，101页（详见费弗尔的《戴佩里耶》第17—23页）。费弗尔引了很多原文，翻译得非常巧妙，比如第66—67页，76页，83—84页。